

治 验

清·许豫和 著

项长生 点校

治 驗 跋

自軒、岐作《靈》、《素》以來，仲和、華陀皆神醫也，而無治小兒法。自巫妨作《顏面經》，秦越人、涪古老人皆論治幼也，而無治痘疹法。唯仲陽錢氏、文中陳氏為舉源流，明經絡，分表里虛實，開其治法，証以辯論。厥後閻孝忠、楊仁齋、薛立齋、張景岳輩，各宗其所見，言之詳矣！顧立說益繁，莫適為主，而祖清涼者，或落井而下石；祖溫補者，或救火而抱薪。夷惠未能墮與不恭，隨見誰受其害，何以堪之？今年夏，許橡村先生示予所著《痘訣》二卷、《雜症》一卷、《治驗》一卷。予讀之，其言辯而粹，約而該，投之所向，無不如志。由此以貫通錢、陳諸家而察其調方之妙，究其求本之旨，則豈唯嬰幼托命焉，抑亦業醫者之準則也哉！

乾隆壬寅孟秋月姻侍生曹城頓首拜跋

治验 目录

惊风发搐录十条	1
附论七条	3
暑风发搐录七症	4
附论十条	7
或问五条	8
丙申长夏复论暑风	9
顿嗽	10
复论顿嗽丁酉夏	10
疳	11
辨鸡肝药	13
肿胀	13
疔	15
痢	16
丹毒斑疮	18
喘	20
杂记	21
三难	23
二险	23
用药须知	24
附 痧症辨	27

惊风发搐 录十条

汪赤厓亲翁孙，素患惊风发搐，质颇旺，多痰。每发服清散利痰之药即定。戊子春，忽发如前。始以常法治之不应。壮热痰响，头仰目直，此风盛挟痰。因用羌活、防风、胆星、半夏、枳壳、僵蚕等药。三月不定，热甚多汗、啼叫不宁，外见唇如朱，舌生刺，神昏目窜，的系邪热在心，乃以黄连加入导赤散中，一剂而热退。以为再剂则心热除，病当愈。再剂之后，人事不省，汗大泄，四肢冷，势将危矣。再三审视，全是虚脱之象，乃以养心毓神之剂救之：人参、黄耆、当归、熟地、茯神、五味、枣仁、龙齿为一剂，徐徐呷之，神气渐回，人事渐省。因思此症：始于内有痰热，兼受惊风而作，惊则神气散，神散则心虚，心虚则邪热乘之，故热甚神昏，病日加甚，宜用秘旨安神丸，一面泻心经邪热，一面养心毓神，则热去而神不伤，今乃重与泻心，热虽去而神不复，故败症叠见，向非急用养心安神之剂，不为汗脱者几希矣！此儿幸亏其父又苏兄自明医理，与予见相符，亦主峻补故得转危为安。愈后回思始治之不善，几致误人性命，记之以警将来。

张孝占兄子，百日，本有胎热，因受惊风发热惊搐。始用疏风退热散惊药，热不退，搐反甚，至夜半口鼻眼角抽出鲜血，舌胀满口，药不得入，危矣！视其头温足冷面赤如妆，类乎虚阳上泛之状。相对逾时，不能进药，乃用桂附为末，生姜捣烂，唾津和成饼，微焙热贴脐下并两足心，软棉扎定。不一时辰，惊搐渐定，舌肿渐消，能吮乳。再以清热养阴药治之而全。缘此儿胎热本甚，阴不能制，加以疏散之药，阳气尽发，惊风随作，上干空

窍，故先以导引之法，后用滋降之剂，此亦奇格也，记之。

张诏苍兄乳子，患惊风，面青指冷，头仰目窜，喉中有痰，医用惊药，琥珀、金器、鸭儿花等杂治不效，势已危急，予视其内有蕴热，外为寒邪所掩，热不得泄，闭而成搐。必专于解散，表气通则惊可定，非辰砂、琥珀之所能治也。用解肌汤加羌活、生姜，一剂汗出而愈。

斗山殷良彩兄子，六岁，发热惊搐，目窜反张，不省人事，请予治已数日矣。儿质颇实，脉滑大。予谓：肝脏有风，心胞有热，风热生痰，固结不解，医用表散药，是病在脏而求之肌肤，邪热何由得出？为处一方：丹参、茯神、生地、麦冬、黄连、梔仁、木通以清心火；天麻、钩藤、防风、僵蚕、柴胡以散肝风；胆星、半夏、石菖蒲以开其痰。药已难进，徐徐灌入。三日后，惊始渐定，人事渐省，热渐退，满口舌上生疮。予喜曰：“惊定热退，肝风去矣，口舌生疮，心热解矣。”除去黄连、半夏、胆星、菖蒲，加入甘、橘、牛蒡，数日而痊。

北门饶氏子，发热两月，屡更医，皆用疏散药。一日忽然发搐，目斜手搦，有时筋急如反张状，脉弦数，无涕泪，此热久阴伤之故。予用生地、丹皮、当归、白芍、山梔、麦冬、天麻、钩藤、羚羊角，二剂定，十剂愈。

孙儿素多内热，复受惊受暑，发热夜啼，次日上午发搐。夜啼，心热也；上窜，心热也。肠胃无病，故二便利。当午发搐，君火旺，暑邪盛也，此但暑而无风，不与暑风同治。方用黄连、木通、柴胡、钩藤、辰砂、琥珀，一剂愈。

曹氏子，四岁，秋燥，时发热呕吐，服消散药二日而惊作，延予治。时，搐未定，热未退，脉滑大，舌如杨梅，出口不能收。予曰：“此燥火上冲而吐，不与清凉，是以惊作。”视其舌，则为热甚之确据。先用梨汁以润其舌。舌能转动，即以牛黄、生蜜，调涂舌上，少顷舌收，遂能咽药。乃用生地、丹皮、麦冬、连翘、梔子以清心泻火；丹参、茯神以宁心；橘红、半夏、天麻、钩藤

以开痰散惊，徐徐进药。至夜搐定，夜半热退，天明人事省，但倦耳。因其吐多，遂与和胃之剂。午后四肢微冷，热复大作，唇红口渴，人事昏闷，此胃热复甚也。前症当用黄连、石膏，见其胃弱，治以平剂，是以复作，不得已乃用白虎汤加柴胡、黄连、人参，退而复发，十日乃痊。

黄氏子，三岁，秋深时久泄成慢惊，面眇白，四肢冷，奄奄一息。委之于地，有时手搦，有时足踢，有时噓气。问之尚能食粥。予以白术散和粥中与之，泄渐止，惊渐定，十日而全。备用白术散，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炙甘草、煨诃子、木香共为细末，磁瓶收贮。

程氏子，五岁，患泄泻，唇红、口渴、发热不退，五心尤甚，十日后发搐，一身痿软。医谓也成慢惊。予曰：“非也，此湿热甚也。”用四苓加防风、黄连，二剂而愈。

三十年前，曾见毕载源兄子，泄泻已成慢惊，吃下药物，随时泻出，不能停止，众医束手。汪履嘉先生用鸡子黄调赤石脂末，顿热六君子汤溶化服之，泄惊不复作，亦妙法也。

附 论 七条

戊子春，小儿时行呕吐，面青微热数日而成慢惊者，不一而足。以客岁冬行春令，甲木先旺，胃土受克。医家见其发热呕吐，便谓风伤食，而用疏风消食之药，不知疏风之药能助肝木之威，消食之药则伐胃土之和，是速其成慢惊也。予当此令，有曾经流俗之手，则用药难继，十中只救二三；若病家早延予治。即用六君加柴胡、钩藤、生姜煎服，吐止热退，竟不作惊者十之七八。即见微搐，亦能应药而痊。《经》曰：“必先岁气，毋伐天和。”凡时行之病，以岁气为主。治岁气之药，亦只泻其太过，补其不及，无他道也。

急惊之作，或先搐而后病，或一病而即搐，故曰急。大概实症多风痰生热者十中八九，故多可治。慢惊之作，多由初起，医

家不善辨症，药误而成，故多不治。间有一二得起者，脾土未败耳。

问：吐泻而成慢惊，与杂病久热而成慢惊，治同乎？予曰：不同。吐泻之慢惊，责在脾胃；久热之慢惊，责在肝肾。

问：头痛呕吐便秘之症，何以多不治？予曰：此热郁阳明，一见便用白虎汤，虚者加人参，何为不可治？

问：止吐之方，何者为上？予曰：止吐之方不一。寒吐易见，橘半生姜便是的对之药；伤食而吐，多有胃弱而不能转运者，不必香砂平胃，用六君以壮其胃气，何尝不可止吐？若见发热呕吐，唇红颊赤，食不得下，《经》曰“诸逆冲上，皆属于火”，书又云“食不得入，是有火也”。予用白虎汤加黄连多效。又有加姜汁炒黄连于二陈汤以止吐者，又治春温热吐有用橘皮竹茹汤加减以取效者，又有以水芦根加入二陈汤以取效者，但见其吐，便不敢用荆、防、柴、葛等升散之性以助其吐也。

问：慢惊既作，而吐反止者何也？曰：非吐止也。胃中之津液尽也，胃中之阳气竭也。试观吐止之慢惊，饮以汤药含之而不能咽者，胃气不行也。

问：呕吐而成慢惊，十救二三；泄泻而成慢惊，十救五六，何也？予曰：吐重而泻轻也。泻甚犹有能食者，能食即是可救之道。

暑 风 发 搐 录七症

贺氏子，七岁，暑月作搐，请予治已五日矣。目窜头仰，舒舌出口，壮热反张，人事不省，二便不行，痰如曳锯，药已难进。予先用生石膏捣汁，和竹沥、姜汁徐徐透之，以开其痰，少时能咽药。煎剂用黄连、香菇、橘红、半夏、栀子、木通，一服不应。视其目，直且赤，舌出不收，身热如火。予曰：“此真实火症也。”磨犀角以涂其舌，加石膏一两，再进一服，小便利而目渐

眠，安卧片时，惊搐始定。醒时复搐，又进如前。次日除去香茹，加钩藤、僵蚕，又加知母、花粉，十日之内共计服过石膏一斤，黄连一两，热始退，惊始定。但项强不语，再用生地、丹皮、麦冬、茯神等养正之药，渐加归、芍，服至一月，始能坐立。令服六味地黄丸百日，始能言。予治此一症，守住黄连、石膏，见者皆骇。盖有此症，则当用此药也。

王旭林兄孙，患暑风，热甚惊搐。用解肌汤加黄连、石膏，热退搐定。但周身痿软，此热伤阴血也，服养阴之剂一月，渐能坐立。

汪氏女，暑月发搐，搐甚无汗，壮热强直。用羌活、防风各八分，山栀、枳壳、木通各六分，钩藤一钱，石膏五钱，一服而表解搐定。去羌活又一服而热退。大便闭结不行加杏仁、元明粉，又一服，二便利而痊矣。

程氏子，周岁患暑风，壮热搐甚，不省人事。置之凉地一夜，复能吮乳。身发紫斑，予用暑风饮子，加犀角，斑渐退而愈。

张孝占兄女，六岁，患暑风发搐，壮热，脉洪大，日中时甚。发则面赤痰响，惊搐随作，请予治已四日矣。问其曾由发热呕吐而起。予曰：“此暑邪由胃入心胞，白虎汤加黄连症也。因前医曾经大下，人事昏倦，不敢更用峻剂，先以粥汤调其胃，清心安神之剂养其心，俟其胃气少回，然后用清心之药至当。”午热甚，惊复作，面赤痰响，舌苔黄黑，心热仍在。复用黄连、山栀、木通以治心，橘红、半夏、菖蒲以开痰，辰砂、琥珀、牛黄细研冲服以宁心定搐，合而言之，全是清心之剂。三日热退神安，惊搐乃定。要知下药但能除大腑之热，热在脏，无下法。缘此女胃气素强，故仍待清心而愈，倘胃气不回，无能为矣！

邻家子，脾土素弱，受暑，泄泻发热，烦渴。初以四苓加葛根、扁豆、厚朴，泻不止，渐加甚。予用六君加乌梅肉，二剂而愈。一时患此者，皆用此法，竟不作惊。俗以乌梅酸收，多不肯

服，不知乌梅解暑妙品，生津和胃，泻热除烦，约束六君，归功脾土，又能平肝木，使不侵脾，安蛔虫使不妄动，止泄其余事耳。一药之功而具众妙，世不知用，惜哉！

汪赤厓亲翁第五孙，晋三兄子也。初秋患伏暑泄泻，泻甚人倦，招予治已三日矣。予曰：“水泄而困倦若此，不发热而烦渴，津液受伤，舍参、术无与治也。”与六君加葛根、扁豆、木瓜，一剂，泻不止。更加木香，一剂，又不止。渴转甚，额上热。予曰：“此暑邪内陷，非清不可。”六君除半夏加生扁豆、炒黄连，一剂，渴泻如旧，反增烦热。又一剂，泻稍止而浑身大热矣！有时指冷，有时烦躁，或渴或呕，此因服过参、术，三日正气渐回，邪热欲出之势。莫若乘其机与以和解，柴胡、葛根、陈皮、半夏、炒黄芩，生甘草，一剂，大热退，泻全止。热退泻止，能乳而小便利，则脉当平，神当转，犹复头倾视深，倦到十分，此热则痿软，非脾困也。脉大不平，病为未愈，又以甘淡清凉之剂解之。是夜惊作，由亥、子、丑时至日出，抽掣无定，目斜手搦，啼叫咬牙，皆肝热生风之象。同道视此，以为泻后慢惊，不可为矣。予不忍弃，再四推求：此症先因伏暑伤阴，泻久伤阴，病作之时，但知救脾胃，何暇顾肝肾？及至泻止而肝肾亏矣，肝肾虚而惊作矣。治法当从肝肾议药。生地三钱酒洗，焙丹皮、白芍酒炒，茯苓、山药、麦冬各钱半，天麻、钩藤、桑寄生、代赭石、炒梔子、泽泻各一钱。日夜尽一大剂，惊定，脉未平，醒时烦躁啼叫、唇红咬奶、舌起黄苔，除去白芍、山药，加入竹叶、石膏，再进一剂，人静脉平，精神渐起矣。

此一伏暑泄泻症，十日之后，至于生惊，粗工视之，六君之后，更无他法。孰知逐日推寻，至于病愈六变，其方节节应手，病情无定位，治法其可拘乎！

泄泻困倦用六君，人所同也。服六君而热渴不除，泻不止，加黄连，亦人所同也。加黄连而热渴如故，变为和解，则人所不从也，服和解而热退泻止，则人所不知也。泻止而惊作，则我所不

知也。惊作之时不加详审，变为养阴，则前功尽弃矣。

间惊风之作，治以养阴，有自来乎？予曰：钱氏所谓阳盛阴虚者是也。

附 论 十条

真暑风，实症也。暑喜伤心，风喜伤肝。予制暑风饮子，以羌活、防风治风，黄连、石膏治暑，以余药治兼症，酌而行之，十生八九。若暑伤脾胃，或吐或泻，而后发搐者，谓之暑风慢惊，虚症也，治之不当，十死七八。

吐、泻二者，易成慢惊。然吐更甚于泻。止泻之法，可用温补，能受补则生。吐则胃气伤，胃气伤则不能宣布津液，是以诸药杂投，多无应验。予思养胃之法，非寒非热，必得生机活泼，方转灵轴，因制黄土稻花汤，取效甚多。时人未之识也。

黄土（纯黄无杂色者）一两 稻花勒取一合（捣熟入药） 人参五分 乌梅肉五分 广陈皮四分 半夏姜汁拌五分 茯苓七分 甘草二分

新汲水搅黄土澄清煎药，汤熟入稻花再煎数沸，温服。

黄土稻花养胃之神品也。人参佐之以益胃中元气。吐甚则胃中元气大耗，乌梅之酸以收之，橘红、半夏助之以宣布也。此症多发于暑月，稻花暑月多有之。三时用此方，生谷芽、秧针皆可代之，但不及稻花之妙耳。

暑与心合，故喜伤心。暑风惊，有直中者，有由胃热、肝胆热传入者。由渐传入，可缓缓用药清之。直中之惊，一发即死，不可不知。

惊搐方作，须视其额热、四肢热、脉大而微数者易解；若额热、四肢冷，或四肢热而脉细数之极者，皆暴脱之症。

暑邪入心，认症的确，即用清心之剂。黄连有用至五七日者，不可一二日不愈便思改辙。书云：脏者，藏也。病虽难入，亦复难出，故治宜守。

暑风惊搐，额热四肢热者，可用黄连泻心收功，额热肢冷不可用。何也？黄连泻心，实泻脾也。实则泻其子，子既亏，如何泻得？

暑风有缠绵日久，人事不省，目斜目窜，咬牙涎涌者，为痰阻心胞，仍用牛黄、胆星、竹沥、姜汁、菖蒲等透窍之药，兼以清心。若人事清爽，声音明亮，能食便调者，是脏症已罢，但手足强直，或反张，或手拳曲，足蹇缩者，是大筋为热所伤，血不荣，不必用利痰及入脏之药，只宜重养阴血，兼以舒筋之味，久久自回。

强直症，用养阴愈者多，缓弛症愈者少。缓弛宜兼健脾，健脾则苡仁、扁豆，为清暑湿之余药也。

养阴药用大生地、丹皮、当归、白芍四味，皆用酒洗焙。麦冬、桑寄生、羚羊角，或加柴胡、秦艽、钩藤勾子以舒筋。

暑风惊，大概胎气壮，脾土不亏，能受清凉者，可治。若吐泻并作，额热肢冷，搐不甚者，是为暑风慢惊，清、补两难，六君加黄连，应药者生，不应者死。

或 问 五条

或问：金药所以治惊风，子治惊风不用金药何也？

答曰：予是帙所录十症，又录暑风七症，皆不用金药而愈。曾见小儿惊风服金药而愈者几人。惊风之患，治法不同，辨症既明，各有攸当之剂，何事金药为？

或问：子既不用金药矣，而牛黄、胆星、辰砂、琥珀亦常用之何也？

曰：病未入脏，断不肯用之以引贼入门。若热邪已入脏矣，又何得不用入脏之药以透其痰热耶？

或问：丸散，古人所尚，子能全不用乎？

予曰：丸散何尝不用，但不肯轻用乱用耳。清心安神则有秘旨安神丸，清暑则有辰砂六一散，泻肝热则用泻青丸，补肝肾则

用地黄丸；补脾则用白朮散、益黄散等，皆备用之药。但用之则用其全力，明以示人，断不以发散消食之药化下金药抱龙丸以图侥幸也。

或问：世俗有用推惊之法，能愈疾乎？

予曰：导引按跷，古原有之。小儿柔弱之质，徐徐摩按，未尝不可，但不得乱揉乱掐，以增其患耳。且按摩之病在经者宜之，若热邪已入脏，推之何益？

或问：世俗治惊风用鸭儿花有效否？

予曰：鸭儿花治惊风不知始自何人，竟成故套，且一二枝所重不过一二毫，不禁煎沸，有何气味以治之？治惊风譬犹千钧之坠，以一发引之，愚矣！

丙申长夏复论暑风

向治暑风惊搐用暑风饮子加黄连，全活甚众。丙申岁如法施治，率多不效。求所以不效之故，终夜不寐。因思暑者，天气也。天时之病，当从岁气用药。子午之岁，少阴君火司天，黄连泻心火故效。丑未之岁，太阴湿土司天，黄连苦燥湿，虽泻心，实泻脾，亦效。寅申之岁，少阳相火司天，泻相火当君黄柏而用黄连，其为不效宜矣。乃复于暑风饮子增加减法，循岁气也。

痘书韩氏五瘟丹又名代天宣化丸，亦从岁气用药。甲巳之岁，土运统之，人中黄为君；乙庚之岁，金运统之，黄芩为君；丙辛之岁，水运统之，黄柏为君；丁壬之岁，木运统之，梔子为君；戊癸之岁，火运统之，黄连为君。荆、防、羌参、牛蒡、连翘、山豆之类，皆为佐之药也。

加减暑风饮子

子午黄连、梔子	丑未黄连、木通
寅申黄柏、柴胡	卯酉黄芩、梔子
辰戌黄柏、羌活	巳亥梔子、黄连

余药同前。

《伤寒指掌》司天诀：

子午少阴君火天，阳明燥金应在泉；
丑未太阴湿土合，太阳寒水两缠绵；
寅申少阳相火旺，厥阴风木地中连；
卯酉却与子午倒，辰戌巳亥亦皆然。

顿 嗽

顿嗽一症，古无是名。由《金镜录·捷法歌》中有“连声顿嗽粘痰至”之一语。俗从而呼为“顿嗽”。其嗽亦能传染，感之则发。作无时，面赤腰曲，涕泪交流，每顿咳至百声，必咳出大痰乃住，或所食乳食尽皆吐出乃止。咳之至久，面目浮肿，或目如拳伤，或咯血，或鼻衄，时医到此束手无策，遂以为此症最难速愈，必待百日后可痊，病家数数更医，亦多不效，予故复论之。缘儿初受风邪，内舍于肺，复食酸咸之物，邪留肺脏一经。咳动，内邪相引，欲出不出，故咳至百声乃止也。初起时，为制一方，二三服即愈，不至缠绵百日。方用桂枝、杏仁、橘红、桔梗、甘草，葱、姜为引，分两量儿大小，此即仲景桂枝汤之意也。风伤卫，卫为气，肺主气，咳为气病，肺和则卫和而风邪出，且桂枝辛甘之品，病由食酸咸，桂枝辛胜酸，甘胜咸，尤为对症妙品。凡遇此症，初作当依此法治之。此儿科未发之精义也。

复 论 顿 嗽 丁酉夏

顿嗽之发，数年一见，时行传染甚多。医家未得病情，杂治不效，缠绵日久，竟有累成坏症者。十年前，曾定桂枝一法，迩来复多不效，因更思之，非不效也，时势异也。盖桂枝汤治风之方，初起时甚宜，嗽之既久，风变成热，桂枝辛温之剂，宜于冬

春，夏月火旺克金，难任辛温，故有服之而反甚者。古人四时咳嗽，原分治法，又当因时制宜，未敢以桂枝汤遂为定论。夏月火旺克金，主治之药宜泻火以保金，乃以钱氏泻白散加杏仁、枳壳、桔梗、山梔、茯苓数味，又多取效。解曰：桑皮、地骨，泻白散也，泻肺中之火邪。肺喜润，故加杏仁；肺气结，故加枳壳；甘、桔以升肺之清气，梔、苓以降肺之浊气，肺气焉有不宁之理！

嗽而吐痰涎饮食者，加半夏、麦芽，或壮热，或潮热，或气促，或烦渴，皆宜本方主治。有鼻衄者，有咯血者，皆肺火盛也，倍山梔，加黄芩；有白珠血障者，有眼眶如拳伤者，加蒺藜、赤芍；秋燥时加瓜蒌，瓜蒌必秋燥时可用，春夏不可用，有涕泪而大便溏者亦不可用。

若嗽之既久，面脱白浮，或指冷，咳无力，人倦食少，汗大泄者，又宜急用六君，不可更泻。

治顿嗽血眼，《百问》用生地黄、黑豆，湿研成膏，掩眼上，其血皆自眼泪而出，效。

疳

疳者，干也。若大人之劳，肌肤枯槁，故曰疳。又说：疳之为义，由食甘肥而成积亦通。

族侄，肝脾两伤，腹膨内热，雀目羞涩，人渐枯瘦。先与清热消食药数剂，再与柴胡、青皮、谷精草、夜明砂、大青草、五味煮雄猪肝四两服之愈。大青草俗名疳积草，又名鸡骨草，一味独煮猪肝，亦治雀目，清肝热之药也。

附论：

目为肝窍，而肝属木，木自土中生。脾土之浊气不行，则上蒸于目而为翳。黄昏者，浊气盛也。凡治此症，必先疏土，后上清肝则可。若徒以猪肝药治之，则脾土益伤，而瘦、热愈甚。

五行“水生木”，此云“木自土中生”者，何也？凡物皆有先

后天，皆有标本。水生木者，先天之木，木之本也，土生木者，后天之木，木之标也。

或谓“木为土之贼”，土何以能生木？予曰：土燥则木槁，木之所赖以生者水也，木非水不生，水非土不约，土者所以约水而生木者也，非土之能生木也。

黄境芳子，五岁，潮热腹膨，泄泻，目生膜，项生核。先与清热疏肝理脾之剂，热退泻止。反复再三，左目退出，右目已坏，项核渐大，手足胸背结核五六块，坚硬不痛，半年后，项始溃，内服参苓白术散去砂仁，加白芍，外贴洪少岡膏药。至次年手足皆溃，无内症，再与黄耆内托散数服，竟得收功，始知“无辜疳”亦有溃者，儿得保全，在治之先后得宜耳。

贺氏子，四岁，潮热两月，腹膨人瘦，颈生瘰癧，烦躁咬牙，类乎疳症。医用消痞药，杂治不效。予曰：“此儿性躁多怒，盖禀母气而然，又食多郁之乳，宜以逍遥散治之。”服四剂，左半手足掣动，其家大恐，以为惊作。予曰：“神气清爽，食粥一盂，非作惊之象，此肝气渐舒也。”仍服逍遥二十剂而愈。

郑氏子，日晡潮热，少腹左侧按之痛，人渐瘦，脉沉结，人以为疳，请予治。予曰：“此畜血也。”用丹参、香附、枳实、桃仁、赤芍、归尾二剂。下瘀血数行，人渐困。再用丹参二钱、人参五分，二剂而愈。

自制五疳保童丸：治潮热人瘦。肤错发稀，雀目生膜，项生核，或渴或泻，或吃泥土生米等物。

使君子肉一两 广陈皮五钱 峽曲(炒焦)一两 胡黄连五钱
夜明砂(淘净)六钱 芦荟二钱 人参五钱 茯苓一两 五谷虫
(炒)八钱 京三棱(醋炒)四钱 虾蟆二只(酒洗炙黄)

共制为末，荷叶水为丸，如黍米大，如无人参，土炒白术代之，研碎冲服亦可。

洁古云：“壮人无积，虚人则有之”。诚哉是言！壮实之人，胃气强，何物不可消磨而使成积？惟胃气弱者，甘肥生冷，消

磨不尽，宿食未除，新食续进，胃气接应不暇，安得不病？故俚有“惜儿不如惜食”之说。医家不顾其虚，恣行消伐，胃气渐尽，积何由推？盖缘不知胃弱难消之说。倘积滞新停，能如洁古之言，壮其胃气，节其饮食，又何致有腹大青筋肌肉消铄之患耶？

辨 鸡 肝 药

鸡属巽风，肝又主风物之最发病者。《纲目》李时珍曰：内则云食鸡去肝，为不利人也。迨时幼科用鸡肝药，治小儿疳积，不知何所见解，相习成风，欺惑愚俗。尤可怪者，用牛黄、雄黄二味，牛黄能明目乎？雄黄能消积乎？又见有加芦荟者，有加青黛者，各秘其传，以为奇货。不思古人目疾之猪肝、羊肝者，从其类也。《济生》羊肝丸之去病，在黄连之清热以羊肝引之也。古人制方，必先理透而后药验。予近治江氏女麻后蕴热，目翳羞明，用清肝药。一医令仿五斤大雄鸡取肝配药与服，三日而左目坏。又令再取一只，加药配合服之，十日而两目全瞎矣！又治雄村曹氏一孤子，三岁，潮热目暗，时下视。予举归芍地黄汤，一医令服鸡肝药，未及瞥而毙。

肿 胀

程氏子，三岁。面目腹背下及腰足漫肿如瓜，独囊不肿，卧则涎涌有声，四肢冷。医用发汗药不应，利水药又不应。予诊之曰：“此卫气不和也。经曰：腰已上肿宜发汗，腰已下肿宜利水，肿分上下，故以风水辨之。视此通身漫肿，无上下之分，风水交错于肤腠，当以通剂和之。”与桂枝汤四剂而肿消。和即解肌之义，实从发汗利水中推而得之也。

毕氏子，五岁，患水肿，周身胀满，安卧能食，但小便不利。予曰：“此肤胀也。”用五皮加桂枝渐消。食碱食面，愈而复者

三，此脾土弱，不胜食物也。服健脾药一月，始不复。凡水肿退后宜健脾，不可断药。宜戒口，面食助湿热，碱能生水气，尤宜戒。

族孙患水肿，已经一月。头面、四肢、腹背、阴囊无处不肿，腹现青紫筋，肿如熟李子，脉沉细。服利水健脾药，小便不利。予曰：“利之不应，此风水也。《经》曰‘肾汗逢于风，内不得入于脏腑，外不得越于皮肤，客于玄府，传为附肿，名曰风水。’水无有不下，水之不利，实由于风，风去则水自行矣！”为制加味葱豉汤二剂，松。又二剂，汗出水行，病遂愈。

淡豆豉三钱 葱白三寸 桂枝六分 橘红 半夏各五分 赤苓钱半 甘草三分 长流水煎服

水之为患，其本在肾，其末在肺。淡豉肾之谷也，葱白肺之菜也，桂枝和卫去风，二陈宣布痰水，不专于利而水自利，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。

问：水病脉沉，何也？予曰：“皮之内为肤，肤之内为脉，营行脉中，卫行脉外。外者，肤腠之地，卫之分也，水溢于卫，脉是以沉。”

问：面肿曰风，亦有水乎？予曰：“是水为风鼓荡而上于面也。肿者风也。左卧则左甚，右卧则右甚者，水也。”

头为诸阳之首，天道也，君道也。水者，至阴也，地道也，臣道也。以至阴之邪上干阳位，其为病也大矣。不有纯阳之药，何以服之？此五苓所以有肉桂也。或曰风肿易桂枝，亦是若身半已下，非肉桂无功矣。

猪苓、泽泻、茯苓渗利之药也。得白术补土以制水，更得肉桂补火以生土，两层辅助以成利水之功，五苓之力大矣哉！

或曰仲景五苓为太阳之下药，与阳明府之承气同一法也。膀胱气化则小便行，肉桂能使膀胱气化者。

五苓一方不但膀胱府症赖以化行，即诸湿肿满，亦皆赖之，其功效而速，淡渗之药安能速效？速效者，肉桂之能化气也。

去桂名四苓，何能化气？气不化则水必不行，肿何由退降？